

先知

謝冰心譯



新月書店出版

知 先

著 倫 伯 紀 羅 凱

譯 士 女 心 冰

海 上

行 印 店 書 月 新

先知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版

實價

甲種一元一角
乙種八角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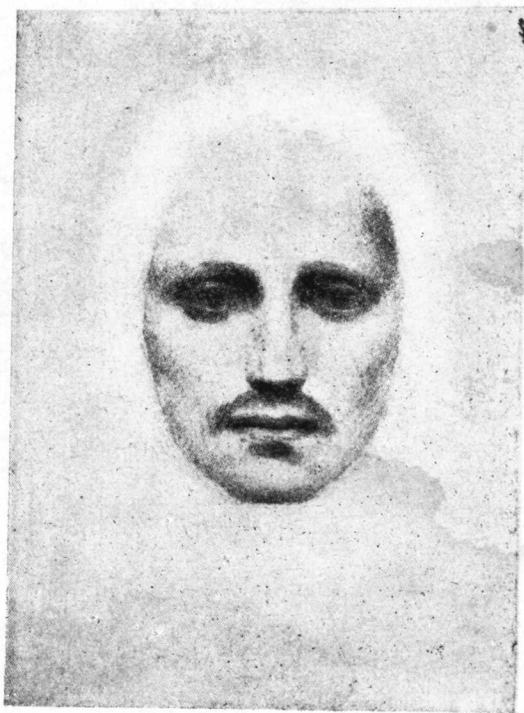
著作者

冰心女士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新月書店
北平米市大街

版權所有



序

凱羅紀伯倫 (Kahlil Gibran) 是敘利亞 (Syria) 人，一八八三年生於利巴嫩山 (Mount Lebanon)，十二歲時到過美國，兩年後又回到東方，進了培魯 (Beirut) 的阿希馬大學 (Al-Hikmat College)。

一九〇三年，他又到美國，住了五年，在波士頓的時候居多，此後他便到巴黎學繪圖，同時漫遊了歐洲，一九一二年回到紐約，在那裏久住。

這時他用亞刺伯文寫了許多的書，有些已譯成歐洲各國的文字。

以後他又用英文寫了幾本，如瘋人（The Madman 1918），先驅者（The Forerunner 1920），先知（The Prophet 1923），人子的耶穌（Jesus the Son of Man 1928）等，都在紐約克那夫書店（Alfred Knopf）出版。——先知是他的最受歡迎的作品，書中的十二幅插圖都是作者自己的手筆。

關於作者的生平，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些了。我又知道法國的雕刻名家羅丹（Auguste Rodin）稱他為二十世紀的勃拉克（William Blake）；又知道他的作品會譯成十八種文字，到處受熱烈的歡迎。

這本書，先知，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國朋友處讀到的，那

滿含着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與我以極深的印象！一九二八年春天，我曾請我的「習作」班同學，分段移譯，以後不知怎樣，那譯稿竟不曾收集起來。一九三〇年三月，病榻無聊，又把他重看了一遍，覺得這本書實在有翻譯的價值；如是我逐段翻譯了，從那年四月十八日起逐日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發表，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止了，我的譯述也沒有繼續下去。

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氣的把他譯完。我感覺許多困難：哲理的散文本來難譯，哲理的散文詩，更難譯了，我自信我還盡力，不過書中還有許多詞句，譯定之後，我仍有無限的猶疑。這是我初次翻譯的工作，我願得讀者的糾正和指導。

八、二十三、一九三一。冰心。

目錄

頁數

序	一—四
船的來臨	一—二
論愛	一三—一七
論婚姻	一八—一九
論孩子	二〇—二一
論施與	二二—二六
論飲食	二七—二九

論工作	三〇—三四
論哀樂	三五—三七
論居室	三八—四二
論衣服	四三—四四
談買賣	四五—四七
論罪與罰	四八—五四
論法律	五五—五八
論自由	五九—六二
論理性與熱情	六三—六五
論苦痛	六六—六七

論自知	六八—六九
論教授	七〇—七一
論友誼	七二—七四
論談話	七五—七六
論時光	七七—七八
論善惡	七九—八三
論祈禱	八四—八七
論逸樂	八八—九二
論美	九三—九六
論宗教	九七—一〇〇

言別 論死

一〇四—一二五
一〇一—一〇三

當代的曙光，被選而被愛載的亞墨斯達法（Almestafa）在阿法里斯（Orphalsee）城中等候了十二年，等他的船到來，好載他歸回他生長的島上去。

在第十二年綺露（Jeoloi）收穫之月的第七天，他出城登上山頂，向海凝望；他看見了他的船在煙霧中駛來。

他的心門泰然的開了，他的喜樂在海面飛越。他合上眼，在靈魂的嚴靜中禱告。

但當他上山的時候忽然一陣悲哀襲來，他心裏想：

我怎能這般甯靜的走去而沒有些憂哀？不，我要精神上不受創傷的離此城郭。

在這城圍裏我過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誰能撇下這痛苦與孤寂沒有一些悼惜？

在這街市上我曾撒下過多的零碎的精神，在這山中也有過多的赤裸着行走的我所愛惜的孩子，離開他們，我不能不覺得負擔與痛心。

這不是今日我脫棄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自己的一塊皮膚。

也不是我遺棄了一種思想，乃是遺棄了一個用飢和渴作成的甜密的心的。

然而我不能再遲留了。

那召喚萬物來歸的大海，也在召喚我，我必須登舟了。

因為，若是停留，我的歸思，在夜間雖仍灼熱奮發，漸漸的却要冰冷變石了。

我若能把這裏的一切都帶了去，何等的快樂呵，但是我又怎能呢？

聲音不能把付給他翅翼的舌頭和嘴唇帶走。他自己必須尋求『以太。』

鷹鳥也必須撤下窩巢，獨自的飛過太陽。

現在他走到山脚，又轉面向海，他看見他的船徐徐的駛入灣口，

那些在船頭的舟子，正是他的故鄉的人。

於是他的精魂向着他們呼喚，說：

弄潮者，我的老母的孩兒，

有多少次你們在我的夢中浮泛。現在你們在我更深的夢中，也就
是我甦醒的時候駛來了。

我已預備好要去了，我的熱望和帆篷一同扯滿，等着風來。

我只要在這靜止的空氣中，再呼吸一口氣，我只要再向後拋擲熱
愛的一瞥，

那時我要站在你們中間，一個航海者羣中的航海者。

還有你，這無邊的大海，無眠的慈母，

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甯靜與自由。

這溪流只還有一次的轉折，一次林中的潺湲，

然後我要到你這裏來，無量的涓滴歸向這無量的海洋。

當他行走的時候他看見從遠處有許多男女離開田園急速的趕到城邊來。

他聽見他們叫着他的名字，在阡陌中彼此呼喚，報告他的船來臨。